

70名家翰墨·春华秋实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祖国山河改天换地、万象更新。海南感应时代的脉搏,文学的薪火越烧越旺。文学是时代的记录者,也是最为喜闻乐见的传播者。即日起,本版开设“名家翰墨·春华秋实70年”专栏,约请知名作家,切近生活热流,假以厚实的文字,记录他们眼中的海南。

岁月山河

云水西海岸

孔见

进入五月,残阳涂抹的黄昏,海口西海岸的沙滩上,便集聚起越来越多的人。他们褪去身体上多余的纺织物,将它抛入沸腾的海水中,在涛声里发出啊啊啊啊的叫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彼此都不认识。他们将自己还原为鱼,在水的泡沫中享受快乐,全然忘记了时间的流程,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此刻,站在岸上的我,无疑是包裹得最多的,像是宋朝的朱熹。这个穿得像朱熹的人,喜欢在西海岸的木麻黄林间来回,不时眺望浮在波涛之上

的市区。水中升腾起来的雾气,萦绕着这座城市,让它看起来如同梦幻一般,仿佛是海市蜃楼。而海口人生活的现实,似乎也是一种梦幻之境——那是数以百万人的向往,但我的目光却回过头去,想起往日的景象,业已沉没的船只。

西海岸是眺望之地,站在高处拨开云雾,可以看见横亘在对岸的大陆。特别是夜间,彼岸的灯火如同银河里的星光。以岛屿的身份去眺望大陆,会有一种皈依的渴望;但转身面对整个大洋,则需要一种决绝与义无反顾。在黎族传说中,先人们是从对岸泅渡过来的。离海滨浴场不远,一个叫做烈嘴嘴的地方,是西汉楼船将军杨仆率部登陆的地点。这些骁勇的战士,上岸之后便点火焚烧楼船,以示决一死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正是凭借这种决心,海南岛正式纳入中华的版图。

对于陆地文明而言,海南岛是天地的尽头,孤悬于海外;但对于海洋文明而言,海南岛却是一个前沿。千百年来,海口周边海域里埋葬的沉船,并不比西安、开封等古都外围的古墓少。比起陆地上的崇山峻岭,埋

伏着狂风海啸的大洋,是更需要勇气的所在。在遥远的秦汉时代,生活在岛上的骆越之人,便乘桴于“涨海”,穿越“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在波峰浪谷之间开辟出看不见的水路来。他们打造的木船,吨位可达到三十吨甚至更大。那时候,海上贸易的获利是陆上的十倍以上,丰厚的诱惑刺激着冒险的精神,于是,开出去的船,一次比一次更远,一条液态的商道就这样被蹂踏出来,成为后来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由于阳光的烤炙与盐碱的腌制,他们的脸孔黑得难以辨认。海南岛上盛产的珍珠、象牙、犀牛角与广幅布,令当时的上流社会趋之若鹜。就连近代美人赵飞燕皇后床上的席子,也是海南椰子叶编织的。

天宝年间,唐将高仙芝在与大食国的作战中失利,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因此受阻,帝国外贸的主渠道转向海路,海南岛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地位更为突出。海口的烈楼港、三亚的临川港、文昌的清澜港等都是商船的中转站,内连广州、泉州、宁波,外接越南、暹罗、印度与斯里兰卡。来自波斯和罗马帝国的商船也往往经停这

里。在亚洲象和犀牛绝灭之后,岛上最吸引的是除了珍珠,就是沉香、降真香,当然还有玳瑁、槟榔、吉贝、黎锦、珊瑚、海参、鱼翅等。沉香中还有更加细致的分类,如莞香、鹧鸪斑、沉香香、奇楠香等,堪称香料之王,有“一钱万金”之贵重。在唐宋诗人的作品中,屡屡飘出了海南岛的气味。就连白居易也是“尽日窗间更无事,唯烧一炷降真香”。到了宋代,海南黄花梨也与沉香一起,成为海南岛享誉海内的招牌产品。在某种意义上,海南岛早在汉唐就是自由贸易港,俨然成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前沿。

到了宋代,海南设立了市舶司,对进出口货物专门征税。宋代诗人楼钥在写给赴琼任职友人的诗中,有这样的描述:“或从徐闻向南望,一粟不见波吞空。灵神致祷如响答,征帆饱挂轻飞鸿。晓行不计几多里,彼岸往往夕阳春。流求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送万耕道帅琼管》)。从中可见海上贸易的繁忙景况。到了清代末年,还有十四个国家在海口设立领事馆。这就是《中英天津条约》中,殖民者将琼州列入必须开放的十大通商口岸的原因。

海天片羽

小区温度

卓东荣

枝叶交叉,枝叉互撑,齐刷刷地向上蔓成一个个蘑菇似的冠盖,诚如一把把绿色巨伞,遮天蔽日,筛风透月,别有一番情调。不管你在大树底下看书读报还是聊天纳凉,都会领略风过耳际、云擦林梢之景致,都会觉得时间沉淀、岁月静好和日子安适,甚至还会规避物质对心性的逼仄,懂得物质生活的某些缺失,可以用精神生活去圆满。我经常串门就看到,有些家庭总会在案台上摆放一盆绿萝,窗台上置放一盆水仙,空瓶里插上几株富贵竹;有些家庭在客厅里营造袖珍假山,书房里悬挂梅兰竹菊,餐厅里添加蔬果图像……如此种种,我把它看作放松心情、陶冶性情,也看作并非矫情的浮华,更看作增添生活温度的诗化点缀。

只要你用心体察,就会发现小区居民们的许多习惯和行动,已经上升到美德层面和文明层级。草地旁边,你会看到温馨的提醒:“绕行三五步,留得芳草绿”;大树底下,你会看到哲理性点拨:“种种树草种春风,以自然防护自然。”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里的人们一般都不伤害和触碰自然生物,哪怕是试图带走树上的一只

风物写意

将饮茶

肖晋洋

兔,却是一个精致的小茶盒中几片绿的东西。往往是将其拿出后泡在壶中,让客人去喝,以此来应付客人。但客人却丝毫不以为意,眉开眼笑的好似逮着什么宝贝。每当此时,我便觉得我的心灵受到了冲击。因为打小,我心里所谓的“茶”,不过是几片树叶,味儿不甜不说,还苦得紧。因此小时候我是极不愿喝茶的。

大理人还种茶花,又给茶花分类、取名。叫什么“抓破美人脸”啊,“落第秀才”啊,一个个的名字都是千奇百怪,深不可测。在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苏州的“假大理人”王夫人搞了个“曼陀山庄”,种了不计其数的茶花,想造一个“大理茶花园”,便是受了段正淳这个“真大理人”的影响。

尽管我年小时不喜茶,但长大后,我却继承了信阳人钟情茶水的传统。茶,在文人眼中,就这么一个字

从西海岸一眼望去,便是宋明时“帆樯之聚,森如竹立”的神应港入口处,如今已建起了跨海的世纪大桥。在神应港上岸,就进入海口的老城区。南洋风格的骑楼,是东西方文化交汇时激起的浪花,处身其中,似乎还能听到昔日的余响。在过去的时代,海南岛能够进入国际贸易体系的,都是大自然恩赐的稀缺之物。比如犀牛角,比如象牙,比如沉香,比如黄花岗,这些资源已很稀少,且不可再生。现在,海南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圆成今日的梦想,所要依靠的是什么?这恐怕是此刻浸泡在海水里的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也许,我们还须像先人那样,开始新的泅渡;还须像当年在西海岸登陆的汉军那样,将自己曾经乘坐的楼船付之一炬。

西海岸是眺望之地,也是起航之地。整个夏天,一直有云彩在飘动,岸上的木麻黄,深夜里也没有停止过摇晃。退潮带走了白色的泡沫,海体呈现出脱切的状态。这样的时刻,应该有一场酣畅的雨,来消解岸上的闷热;椰子树下,必定有值得期待的欢喜发生。

鸟,地上的一只蝉,更不会擅自砍树折花,因为这种行为会被视当另类,是要受到谴责和处罚的。还有一种现象极具穿越感,让我回到过往的初心。每个周末是小区的“集体劳动日”,每户自愿派出一人清理枯枝落叶,修剪花草树木,点评绿化美化,义工的角色和志愿者的形象历久弥新!

自然环境营造人文精神,催生诸多积极向上的景象。不管是老住户还是新住户,彼此碰面带笑,问候和颜悦色;不管是从外面搬进来的还是从这里搬出去的,大家抽空帮忙收拾,搭上一手助力;得知有位老翁有心梗前兆,大家都施以援手,有的电话咨询社区医生,有的联系120紧急救护……这一桩桩,一幕幕,几乎无人选择事不关己的沉默和冷血。我习惯于早晨与傍晚在小区里转悠,或与老者侃大山,或伴幼者做游戏,看到的和听到的是那样暖心。有公婆夸儿媳的,有晚辈赞长辈的,绝少听到你是非非的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言碎语。每逢节假日,邻居互约楼下活动,大树底下冒出一个个体沙龙,有长者的“茶叙台”“棋艺台”双双对摆,有幼者的“诗词角”“英语角”轻轻翻阅,好一派其乐融融的小区温度,很有画面感。这也使我想起另一种况味:有的小区楼高摩天,既现代时尚,又豪华气派,只可惜路窄、树稀、绿少,还拥堵,住户无奈只好“躲进小楼成一统”。更不可思议的是,有的住户对门不相识,平时不来往,相逢如路人,与我们这里多有落差。

左边是树,右边也是树;前边有绿,后边也有绿,整个植被长得有点侵略性,市井的一切喧嚣都被屏蔽。栖居于此,我知足了。

儿——雅。“初入口为涩,回味后为甘”。正如家父所说,“喝茶要品”。但茶到了我这儿,却是没了这份雅致。从茶盒里“呼啦啦”抓起一大捧茶叶,尽数撒入七寸大瓷盆之中。也不管它是几度的水,烧热了就往里倒!待得过个几分钟,不烫口了,便喝。母亲曾用一词来形容此事:“牛饮!”家父见此,甚忧,与我言道:“小狗狗,喝茶,就要慢慢品,品出它的苦,品出它的甜,只有如此,才能晓得茶之甘。才晓得‘先苦后甜’之理。你这样子喝,是不符合‘茶之道’的。”

我却在心中暗笑,茶道既为人定,亦可为人所改。路人是不来往的,既能走出来,何以不能再辟新路?从此以后,我就要创立一个新门派,要义就是“将进茶,碗莫停”。

茶在中国露面,最早的记载是在先秦,唐代开元以后,茶道大行,饮茶之风弥漫朝野。而茶文化开始以文字的方式体现,是茶圣陆羽的《茶经》一书的问世。安史之乱时,“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也不知唐明皇与杨贵妃喝的茶,是何种茶?俗品,或是最上品?产于苏州,抑或是西湖?还有,《红楼梦》里“泼皮破落户”王熙凤打趣林黛玉道:“你喝了我们家的茶,便成了我们家的媳妇。”也不知林妹妹又喝的是哪种茶?

罢了,清风一二缕,月色三四枚,我且享受眼前这树叶子无边无际之乐趣吧。来来来,喝茶!

诗路花语

一条河的指引

陈才锋

我没有太刻意追问
只是清风惊湖面,花香唤蛙鸣
我闭上眼睛
一条河的指引,我和爱人
牵着手,行走
暮色下
一粒粒金黄的水稻
山野中
割悍的野兔,机警的羚羊
促织思绪,炊烟深处
染水幽幽,莺声放亮天空

沉香

王晓冰

那阵风过后
群鸟鸣啭,蓝天如洗
一切如释重负

点燃,轻啜,细嗅
不动声色地亲近一棵树的前世今生
那些劈出的伤,钉出的孔,咬出的洞
那黏稠的泪水苦水脏水
在这一刻,顿悟
成一柱苦芯的
沉香

全程都纹丝不乱
直到抵达最后的岸
云层蜂拥
海风乍起
绷了一路的面孔
开始发烫
我的鬓发
在头顶一缕缕散开
袅曲如烟

追梦的脚步

徐永清

故乡是陌生街头听到乡音的那一
股酸楚
故乡是梦里散发柴火味的炊烟
我是游子
炊烟系不住我追梦的脚步
乡音鞭笞我做一棵随风舞动的大
树

我就这样随着列车远去
像故乡的云
东风来了东去
西风来了西去
与大雁相遇的时候
我开始追忆似水年华
我开始回头叹息落花
回家的路像葡萄藤一样蔓延
我成了故乡的客人
门口的黄狗对我尴尬地摇头
它一双紫葡萄一样的眼睛
在我的泪水里熟透

走进秋天

京宗

走在路上,不再撑开防晒的绿伞
阳光吻着脸颊,和颜悦色
风穿上薄衫,雁摆开
“一”人阵势,向南迁徙

跟着你的脚步,匆匆
你来了,我也来了
我边走边读你田野的作品
稻穗黄了,脖子挂着金灿灿的项链
西瓜熟了,捧着大腹,笑坏了弥勒
大棚里白菜欣然,任它夏炎秋凉

你牵着我的手,走进丰饶的果园
橘子、橙子、柚子……硕果累累
压弯了枝条的秤杆
称一称,才知道金秋沉重的分量

我驻足山脚下,看你手持画笔
给山腰枫林润色,突然一只鸚鵡
从林中飞出,抖落几片红叶
飘来,抹去我脸上凝霜

一路相伴前行,淡定
你成熟了,我也成熟了

